



怜香惜玉

LIAN
XIANGXIYU

十四郎 著

江湖篇

他们是天真直率的少年，心里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恨，
天大的事情也是哭过一场就好，第二天照样阳光灿烂。



内容介绍

为啥人家穿越，都是穿金戴银住豪华大屋，身后十几个帅哥哭着喊着来追求，偏她命苦，刚穿来就被人下了套，莫名其妙和一个病鬼定了亲？

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那啥……

好在苍茫江湖为她铺开了新道路，死病鬼泉念香虽然没口德，身手居然了得。

这一对江湖怨侣过西镜，闯北陀，把山川名胜玩遍，将美酒佳肴尝遍，骗得绝世佳人的青睐，夺去隐世神医的关爱，连江湖至宝《碧空剑诀》都当仁不让地偷走。

两人正是情浓时，一朝风云突变，父辈的情仇把他们卷入深不见底的漩涡。

司马习玉或许不知道，这一次，她要和自己的宿命作战，而代价，居然是她的生命……



建议上架 ● 青春 · 言情

ISBN 978-7-80755-180-5



9 787807 551805 >

定价：38.00元（全两册）



怜香惜玉

LIAN
XIANGXIYU

十四郎
◎
著



江湖篇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怜香惜玉/十四郎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80755-180-5

I. 怜 … II. 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62676号

书 名: 怜香惜玉 (欢喜篇·江湖篇)
作 者: 十四郎

责任编辑: 阎 丽
特约编辑: 余 慧
责任校对: 李 鸥
装帧设计: 天地坊·刘婷瑜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35/43
传 真: 0311-88643234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字 数: 422 千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08年 1 月第 1 版
2008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180-5
定 价: 38.00元 (全两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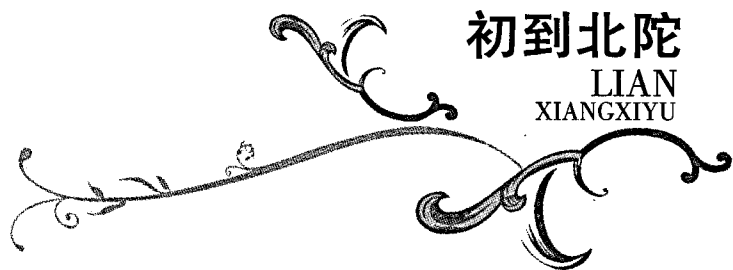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江湖篇』	
初到北陀	209
赌徒高人	215
再遇花仙紫	221
两情相悦	227
炼红的过往	234
情况扑朔迷离	240
花山巨变	247
妓院惊魂	254
秘道	262
欧阳惊风	270
疑心病	276
云族花衣	283
赶郎	289
峡谷神医	297
剑诀的秘密	304

CONTENTS

与万素真的重逢	310
心蛊	317
赌坊奇遇	324
第二个师父随行	330
回家	337
阴影	344
妖娆之相	350
鹤公子	358
下蛊	366
她的计划	372
那一剑	381
那一吻	389
他的歌谣	397
从此笑	405
锁玉	413
番外	420

A decorative flourish consisting of a central horizontal line with several curved, swirling branches extending upwards and downwards, resembling a stylized vine or scrollwork.

初到北陀

LIAN
XIANGXIYU

却说这个世界的东南西北风土人情均大异，南方的南崎冬日严寒，夏日酷暑，还时常有风沙暴，环境是四国之中最为恶劣的，加上情势不稳，经常战乱，因此许多难民便纷纷涌向邻近的西镜和东良。

西镜多山，盛产宝玉明珠，是四国之中最富裕的，平民百姓也比其他三国的人大气许多，因此它虽然气候严寒，却依然让许多人趋之若鹜。东良人才风流，气候湿润，经商者颇多，素有东良多奸人一说，但骂归骂，生意还是要做。

相比较而言，北陀是四国之中领土最辽阔的，虽然不富裕，却是民风纯朴，是武学的发源地。人常说，习武不去北陀，便永远只能坐井观天。可以说，北陀是江湖人圆自己江湖梦的圣地。北陀有四大派，双世家，习玉他们要去的长云派，便是四大派之一。

这一路在船上，念香给她讲了许多典故，两个人叽叽喳喳说了一路，也不觉得时间，待终于上岸的时候，天都黑了。

念香付了银子，牵马上岸。江厅渡在花山镇西边，要去镇里面，只怕还要走上一天，两人便商量着先去驿站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做打算。毕竟是古代，没有路灯，可是大约是没有空气污染，月色无比明亮，四下里倒也清晰可见。念香纵身上马，环着习玉的腰，缓缓沿着小路向前走去。

“念香，你说，如果泉老爷亲自来了长云派，那该怎么办？你还不帮忙抢《碧空剑诀》吗？”习玉靠在他怀里，玩着他的头发，一边轻轻问着。

念香没好气地扯开她的手，道：“跟你说了多少次，要叫爹！没点规矩的小丫头！爹如果来了，我也只好躲开，不去与他见面。只盼剑诀一说是假的，他也好死心回临泉。”

习玉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忙回头瞪着他，道：“等等！我说怎么之前老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呢！你想想，《碧空剑诀》在花山的消息大约是全江湖的人知道了，鹤公子不可能不知道！他如果也来了，那怎么办？你爹要是和他碰上，岂不是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

她胡乱用形容词，果然脑袋上被轻轻敲了一下，念香叹道：“真是拿你没办法。鹤公子的事情我早就想过了，从在月弯渡见到捧珠龙子的时候，便知道他不可能莫名其妙随着万素真跑来北陀，必然是鹤公子要他出去探听情况。爹是个稳重的人，绝对不会贸然与人发生冲突。倘若真的冲突起来，我一定上去帮忙。”

说着他忽然笑了起来，道：“听说北陀这里有许多高人，说不定我能遇上一个，传我绝世武功呐！”他作出一副妄想状，被习玉翻了个白眼：“你真以为武侠小说里面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呀？那都是编故事呢！”

自从她给念香说起武侠小说之后，他天天就在自己耳边嚷嚷着要去学黯然销魂掌，然后找一个大雕跟在身后，多神气呀！

念香笑道：“也不能这样说。”他忽然抱住习玉，在她脖子上蹭了两下，“编故事也好，怎么样也好，总有真实的。你现在不就在我怀里吗？你能说这是在编故事吗？”

习玉反手摸了摸他的头发，良久，才道：“如果真的是故事，是假的，那么我也不想醒过来呀……”

念香在她耳朵旁轻轻吹了一口气，道：“别想那么多，看，驿站快到了，可以有热饭菜吃了。”

习玉抬头一看，却见前面果然有一个大驿站，竹子的篱笆墙还挺高，客栈里灯火通明，马厩里拴了好多马匹。她奇道：“还是那么多人！该不会以后投宿的客栈都是这样吧？”

话音刚落，却听客栈里面传来阵阵大笑声，然后是觥筹交错的声音，里面竟仿佛是在开宴会。两人都是惊讶地对望一眼，下马走了过去。客栈的大门半掩着，也没有小二来招呼。念香将习玉护去身后，轻轻推开门，却见客栈一楼的大厅里有许多人，倒没有多少江湖人，都是穿着北陀民族服饰的普通人，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笑语殷殷。



众人见客栈又来了两个客人，不由都笑道：“哦！又来人了！快！小伙子快过来！”

念香一时摸不准情况，只得赔笑走了过去，掌柜的迎了上来，笑道：“客官两位？好在咱们还有一间客房，您二位来的真是巧了！要不要与大伙一起喝酒？”

虽然早听说北陀民风纯朴，念香还是装作不明白的模样，茫然地问道：“掌柜的，今儿是有什么喜事么？好热闹呀！”

掌柜的还没说话，一旁的客人早已笑道：“没有喜事就不能作乐了？小伙子一定是从西镜来的吧？西镜人最多疑啦！掌柜的今日生了一个女娃娃，一时没来得及请客人，咱们这些投宿的便做大替他办一个酒宴。喂，快来吧！你那小媳妇要是怕，就先上去睡觉吧！”

念香见他们都是没有武功的普通人，眉眼里一派纯朴忠厚，心下不由有了好感，笑道：“哪里的事！既然是掌柜的添了女儿，应当庆祝的！”他大步过去坐了下来，早有人给他添了大碗的酒，他端起来一口喝干，换来大声的叫好。

习玉本来还有点害怕，可是看了一圈却没那么害怕了，念香将她拉过去坐在身边，贴着她耳朵轻道：“不用怕，都不是坏人，你若不习惯咱们一会儿就上去。”

他话还没说完呢，旁边那些北陀大汉都笑了起来，道：“小两口有什么悄悄话要说呢！待会有你们说的！先喝酒！”那人给习玉斟了大碗酒，酒呈蜜色，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香味，那人又道：“喝酒！我呀，最不喜欢你们西镜人的别扭了！一个个都小家子气似的，放不开！”

习玉不由端起碗来，喝了一大口，居然也不觉得辛辣，甜甜的，好像米酒一样，她不由一口全喝了下去，放下碗，笑道：“好酒！”

此举换来一片叫好声，当下添酒的添酒，叫嚷的叫嚷，念香习玉两人喝了几碗酒下去，都毫无芥蒂地放开说笑。这些北陀旅人尽捡一些旅途趣闻来说，什么出海遇到的巨大海妖，什么深山里挖到会走路的人参，习玉听得津津有味。

闹了半天，忽听角落里一个人扬声说道：“咱们都是为了掌柜的女儿庆生，来来！谁给唱个曲子！别光顾着说话呀！”

当下大家都说好，早有人用筷子敲着碗碟高声唱道：“喜你千娇百媚好容貌，怜你细弱杨柳好身腰。呀！我的乖乖心肝儿！咱不说鸳鸯比翼，神仙眷侣！只求日日看你，看到老！”



这歌还没唱完，早被人笑了个半死，角落里那人笑道：“混账混账！今儿是什么日子给你唱着无聊小调！我来唱一首吧！”

念香听他说话声音深沉有力，竟好似是有功夫的样子，忍不住回头望去，却见角落里站起一人，大约是兴起，竟然跳去了桌子上，他一头乱发，穿着一件褴褛的青色袍子，也看不出年纪来。当下他仰头一口喝干碗中的酒，放开喉咙唱起来：

“你道四国无风光，你道异域多宝藏！岂不知东良多风流，人杰辈出！你不想西镜如宝玉，珠色耀眼！南崎好地方，风沙阵阵，鬼哭桀桀；北陀聚豪杰，仗剑江湖，快意恩仇！”

他边唱边跳，看似杂乱无章，谁知动作里却诸多巧妙，无一点拖泥带水。念香只觉得他声音豪放不拘，中气十足，心下不由惊叹。此人绝对是个高人！刚想到此，却不料那人脚下一个踉跄，从桌子上滚了下来，周围的人笑的笑骂的骂，纷纷上去搀扶。

那人却倔强得很，不给人扶，径自挣扎着站了起来，敲着碗又唱道：“小乌龟，爬呀爬！石头山，高又高！”竟完全是一首荒腔走板的歌，众人都拍桌子大笑，习玉也跟着笑，差点把桌子上的酒给拍翻了。

念香见她脸色嫣红，满身酒气，知道她是喝多了，当下说了几句客套话，揽着还在笑的习玉上楼。走到楼梯口，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人，却见他还在大唱大笑，花白的头发拨去了后面，露出一张满是皱纹的脸，虽然醉态可掬，但双目却炯炯有神，不知内力有多高深。

这样一个高人，自己先前竟然没看出来，可见他隐藏的有多深。此人年纪虽大，却是放荡不羁比年轻人更甚，想必也是个异人，不知他与师父相比谁高谁下？

习玉已经醉得只会笑了，赖在他胳膊上，一步也走不动。念香一把将她扛去肩膀上，轻佻地在她屁股上拍了一巴掌，笑道：“明明不会喝酒还抢着喝！下次再这样，我可真的要欺负你了！”

进了房间，他先将习玉放去床上，然后点了烛火，要了热水替她洗手洗脸。烛火下，她的脸白里透红，仿佛上好的温玉，由于不胜酒力，双眼更是如同水波一般，只是呆呆地看着他，乖乖地由他摆布。

念香替她脱了外衣，用被子盖好，坐去她身边轻轻拍着她，柔声道：“睡吧，你喝多了。”

习玉的眼睛却瞪得比铜铃还大，就是不闭眼，她也不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他。念



香被她看得好笑起来，捏了一把她的脸，道：“你看什么？人家喝醉了要么睡觉要么笑要么哭，你怎么就是发呆？想什么呢？”

谁知她忽然张口，轻轻地咬了一口他的手指。那一口，如同一只讨好主人的小狗，轻轻的，腻腻的，麻麻的。她的声音变得娇滴滴的，道：“想你……”

念香愣住，却见她忽然笑了起来，媚眼如丝，头发有些凌乱地撒在脸旁，实在是诱人至极。他喉咙一紧，低声道：“你醉了，别说话啦，快睡吧。”

习玉忽然抓住他的手放去脸上，闭上眼，喃喃道：“我的脸是不是很烫？念香你摸摸我，我好热呀。”

念香只觉触感如丝绸一般光滑细腻，他再也忍不住，顺着她的脸抚摸下去，抚去领口，慢慢解开带子，揭开衣服，仿佛即将要开启一件珍贵的宝物。不知何处吹来的风，烛火忽然猛烈跳跃起来，明灭间，他的影子映在墙上显得那样紧绷饥渴。

他反手一掌熄了烛火，放下帐子，将她揽在怀里，一点一点将她的衣服褪了下去。中衣，小衣，肚兜……当那具如同冰玉堆砌出的身体呈现在眼前的时候，他的呼吸几乎都要停止。原来，这就是女子的身体，那般纤细柔软。他仿佛第一次掉入一个神秘的领域里，手足无措。

习玉早已醉得不省人事，“嗯”了一声，一把抱住他，喃喃道：“我……我冷，被子呢？”

他只觉得自己几乎要死去，却不明白是哪种死法。颤抖着伸出手，他紧紧抱住她，低头去吻她的脸，渐渐狂乱，顺着脖子吻了下去。她的腰肢柔软到不可思议，是不是所有女子都是这般柔软？他不知道，只想将她这样拆解了吃下去。

一直吻去她小腹上，他已经无法把持，抬手便要去脱自己的衣服，谁知头顶忽然传来一阵沉沉的鼻息，她睡着了。念香只觉荒唐，有一个冲动要将她摇醒，告诉她自己现在的痛苦。可是她睡得那样香甜，他实在不忍心，只好深深叹了一口气，揭开帐子下床灌冷茶。

楼下传来叫赌之声，原来他们喝酒不尽兴，开始赌钱了。念香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不知所措。那张床此刻简直如同龙潭虎穴，他再没有走近一点儿的胆量，只能静静地看着窗外深沉的夜色，看着它一点一点变亮，晨曦微露。

不知过了多久，他靠在椅子上几乎要睡着，习玉忽然呻吟出声，他一惊，立即醒了过来，却听她有些骇然地说道：“我……这是怎么了……念香？念香！”



他急忙走过去，揭开帐子，却见他那可怜的小媳妇正抱着被子，肩膀裸露着，惊慌无比。他有些做坏事后的的心虚，赶紧坐去床边轻道：“没事……你昨天喝多了说热，我便帮你……脱了衣服……”

习玉怔怔地看着他，突然涨红了脸，“你……你赶快背过去！”她叫着，念香本来就无措，此刻只得乖乖转身，由着她笨拙地穿好衣服，“你一夜没睡吗？”她问。

念香咳了一声，只好撒谎：“不……我和他们在下面赌钱玩了一会儿。”

习玉揉着额头，只觉得头痛欲裂，口干舌燥，眼前也是金星乱蹦，念香端了茶过来，她赶紧喝了一口，道：“我脑袋好痛……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喝酒了！”

念香只觉气氛尴尬，他赶紧找话题：“对了，你还记得昨天那个跳上桌子唱歌的人吗？”

习玉揉着额角下床梳洗，一面说道：“记得呀，那个穿的破破烂烂的人，他唱歌很好听！”

念香轻道：“他是个高人，只怕武功不在师父之下。”

习玉洗了手脸，又喝了一口茶，回头见他满脸的仰慕神色，不由笑道：“你要是想和他学一招半式，直接和他说就是了！”

念香叹了一声，“这人恐怕脾气古怪，还是不要触怒他老人家比较好。”说着他打了个呵欠，满脸倦色，“我困了，让我先睡一会儿。你别乱跑，吃了饭就上来吧。”

习玉答应了一声，穿好衣服，挽好头发，回头再看时，念香已经睡着了。她轻手轻脚地关门下楼，到了一楼，大厅里面没几个人，桌椅还维持着昨天晚上的凌乱，想必他们闹了很晚。掌柜的也不在，他儿子站在那里算账。

习玉要了豆浆包子，正要转身上楼，忽然眼尖瞥见角落里坐着昨晚唱歌的老者，他还是没半点样子，瘫在椅子上仰头喝酒。习玉想起念香的话，不由微微一笑，转身多要了一份早点，朝他走去。

赌徒高人

LIAN
XIANGXIYU

“一大早喝酒，对身体不好的。老先生，吃点包子吧。”习玉坐到他对面，把包子推去他面前，一面偷偷打量他。他满头的花白头发，也不扎起来，都打结了，毛茸茸的，下面露出半张满是皱纹的脸，看上去就像一个落魄的浪人。

那人忽然抬头看了一眼习玉，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怪里怪气地说道：“无功不受禄，你这小姑娘突然过来示好必然没好事，我才不要！”说着他又仰头喝了一大口酒，打了一个酒嗝，抬起他那满是泥泞乌黑的手掌，揉了揉通红的酒糟鼻子。

习玉笑道：“你老人家疑心病真重，难道我就不可以花钱请你吃一顿早饭吗？”

那人哼道：“谁知道你安了什么心？好好的给一个陌路人花钱。我不要，拿走！”

习玉见他虽然口上坚决不要，可是眼睛却一个劲盯着热腾腾的包子，喉结上下滑动，显然垂涎之极。她想了想，干脆作出恼怒的样子，一把抢过包子，撅嘴说道：“不吃就算啦！好像我在里面下了毒一样！你这老头好重的疑心！”

她抓着包子正要转身走，谁知那人忽然叫道：“别走！嘿嘿！好好的送上门的包子，我老人家干吗要拒绝！倒让小姑娘笑话我疑心病！拿来拿来！”

他甚至不顾形象地一把抢过包子，一把塞到嘴里，吃得狼吞虎咽，被噎得一个劲儿打嗝。习玉急忙把豆浆推去他面前，他直接端起来就喝，吃相可怕之极。

习玉见他吃得欢喜，不由笑道：“这样才对，好好吃早点，才会健康。”

那人一顿猛嚼，直把两份早点都吃进肚子里去，这才心满意足地摸着肚子叹气，

一面用力摇头,道:“不对不对!着了这丫头的道!我吃了她的东西,一定要为她做事!这顿包子不该吃的!”话虽然这么说,他还是快活地打了一个嗝。

习玉嘿嘿笑了起来,也不说话,只是歪脑袋看着他。那人嘀咕了半天,终于还是瞪向她,道:“说罢!要老头子做什么?偷宝贝还是抓人?”

习玉说道:“都不是,我看你老人家一个人闲云野鹤,怪自在的。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收徒弟呀?找个人来伺候你也好嘛。”

那人瞪圆了眼睛,道:“放屁!老子从来不收徒弟!更何况是你这个没半点本事的小丫头!不行不行!这事免谈!”

习玉见他站起来就要跑,一时顾不得他身上脏,一把抓住他的袖子,急道:“我又没说是我要拜师!再说,你吃了我一顿包子,花了我三两银子,难道抹抹嘴巴就想走人?”

那人勃然大怒,急急地在满是补丁的衣服里搜着什么,嘴里说道:“还给你就是了!不就三两银子吗?老子多的是!”他掏了半天,除了从袖子里掏出一团漆黑的棉花,便再无他物,顿时奇窘,说不出话来。

习玉忍不住咯咯笑了出来,得意地说道:“你没钱还,就要答应我的要求,乖乖给人家做师父去,不然就马上还我三两银子。”

那人呆住,喃喃道:“三两银子的师父……我何尝如此廉价……”他忽然推开习玉的手,说道:“做师父是千万个不行,绝对没商量。你若是想要什么宝贝,我倒是可以给你偷过来。我周人英虽然穷,不过绝对不欠人的,特别是你这种刻薄小丫头的!说吧,你要什么?”

习玉急道:“我才不要什么宝贝!就要你做师父!”

周人英甩甩袖子,正要走人,忽见楼上下来几个昨夜的旅人,他赶紧凑了上去,赔笑道:“张老弟,你看……老兄弟最近手头紧,能不能先借我五两银子,改日一定加倍奉还。”

习玉见他向别人借钱来还,顿时也没了主意,谁知那几个旅人摇手道:“周老先生呀,昨夜你赌钱输了个精光,还欠着咱们五十两银子呐!这会又要借,我们哪里还有钱借给你?你说了今儿一大早一定还钱,五十两呢?”

周人英大窘,转身就要走,那几个旅人赶紧拉住他,急道:“这事怎么个说法?五十两不是小数目,您老人家难道拍拍屁股走人?出门在外闯荡,哪里有这种规矩!”



周人英与那几人拉扯着，一面叫道：“我马上出去接生意，午时之前就还你！别拉我的衣服！……我说别拉！你总得让我接生意才好还钱吧！”

那几个人只当他要逃跑，哪里有放的道理，一时间闹成一团，却听旁边一个脆生生的声音笑道：“我来替他还五十两吧。”周人英猛然回头，却见习玉笑得好像一只狐狸，他只觉头皮发麻，叫道：“不！我才不要你来还！”

习玉早走了过去，从荷包里取出五十两的银票，递给那些人，那几个旅人接过银票，仔细看了看上面的字号，那是真正的祥和银庄的印，他们立即将周人英放开了来，笑道：“姑娘好大方的出手！这账就了结啦！周老先生，对不住啦，您老人家现在可以走了。”

周人英无奈极了，回头狠狠瞪着习玉，冷冷道：“五十两也不行！总之做师父是绝对没得商量！”

习玉也不急，伸出手来，慢吞吞地说道：“那好啊，把五十三两银子还给我，我立即走人，再不缠着你。”

周人英只觉上天无门，遁地无路，五十三两银子把他拴得死死的，一时火大，真想掉脸就走。可转念一想，老子英雄半生，如今却欠一个黄毛丫头那么多钱，被人逼着立即还钱，实在太没面子，可是要做师父，那却是千万个不可能。这丫头看上去半点武功也没有，要是从头教起，只怕自己进棺材了她还是半调子，那岂不是气死人？

“总而言之一句话，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他发狠了，开始耍赖。

习玉见他开始耍赖，倒也真没了办法，两个人僵在客栈一楼，谁也不让一步。这会儿已经接近午时，昨夜的旅人们纷纷下楼吃早饭，一见周人英，一群人急忙奔了过来，早有人抓住他的袖子，叫道：“周老头！昨天借的一百两呢？说了今儿早上还的，银子呢？”

一时间一伙人全部围了上来讨债，习玉都吓了一跳，昨天他们赌了一夜的钱，这个周人英居然七七八八借了三百两银子！他的赌运未免太差，难道都是在输钱？

周人英被人群团团围住，只急得满头大汗，这一世英名，早已荡然无存。他被逼得实在没有法子，只得扯开了喉咙叫：“红头发的丫头！快帮我还钱！还了，我马上做你师父！老子一言九鼎，绝不反悔啦！”

习玉一听这话，不由笑了起来，道：“我可不敢答应！你老人家那么高的武功，还了钱你嗖的一下跑走了，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你啊？”

周人英急道：“绝对不反悔！我都亲口答应了！难道你要我剁手指头发誓吗？”

他刚说完，习玉就取出了三张一百两的银票递了出去，道：“各位大哥，我来还钱吧，你们别为难老人家啦。”

众人一见有人帮忙还钱，立即放开了周人英，早有人叹道：“小姑娘，你还是小心点吧！这老头是个赌鬼，你善心用错地方啦！小心以后还债是个无底洞！”

习玉笑吟吟地走过去挽住周人英的胳膊，只怕他跑了，一面说道：“我才不怕。这叫做为人民服务嘛！”

周人英瞪着她，良久才道：“先说明啊，我很严厉的，你要是给我嘻嘻哈哈，我一定打屁股！唉，老子浪荡半生，到头来却要收你这丫头做徒弟！没资质又娇滴滴的……冤孽啊！”

习玉瞪圆了眼睛，道：“我早说过了，不是我要拜师，而是另有别人啊！”

“谁？”

习玉笑道：“你跟我上去吧，他一定会大吃一惊！”说着笑得更欢，眼睛里亮晶晶的。

念香忽然觉得屋子里有异动，他虽然睡着了，依然能感觉到陌生人的脚步声。他猛然睁开眼睛，却见一张满是皱纹的脏兮兮的脸凑在自己面前瞪着自己看，一见他睁开眼睛，那人大笑了起来，也不说话，挥手就是一掌拍了上来！

念香大骇，抓起被子挡住他这一掌，翻身跳下床，厉声道：“什么人？！”

那人还是不说话，只是反腿踢了上来，两人一瞬间拆了好几招，念香只觉他动作流利老辣，虽然怪异得很，却往往出其不意，他一时不防，被那人抓住胳膊反扭过去，登时动弹不得。正在惊骇的时候，却听门口习玉笑道：“周老先生，这个徒弟你还满意吧？”

却听身后一个苍老的声音大笑道：“好！很好！非常好！这个徒弟，就是三两银子我也要啦！喂，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念香乍一听这人的声音，不由又惊又喜，他着实没有想到自己一觉过来，高人竟然自己找了上来！那人放开他的胳膊，念香急忙回头，却见周人英笑容满面地站在身后，还是一头乱发，狼狈不堪，念香拜了下去，恭敬地叩首三下，道：“徒弟泉念香拜见师父！”

周人英哈哈大笑，轻轻将念香提起来，看了他一会儿，说道：“你身体柔软，骨骼优良，小丫头没说错，你的确是个武学的好材料！看你方才的身法，你师父莫不是成真



秀？原来这老家伙这几年人间蒸发，却是收了这么一个好徒弟！嘿嘿！真不错啊！”

念香惊喜地回头看习玉，她正倚着门对自己做鬼脸，悄悄说道：“都是我的功劳！你怎么感谢我呀？”

念香还给她一个鬼脸，新师父在面前，他不敢过于放肆，赶紧回头轻道：“徒弟愚鲁，还没请教师父的名讳。”

周人英点了点头，面上终于露出一丝严肃的神色，看上去终于有一点世外高人的味道了。

“我叫做周人英。我活了半辈子，从来没收过徒弟，这次收了，也无法长期教导。我们一天算十两银子的教导费用，最多一个月。账还清之后，我就要走了，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人，也别说你是我周人英的弟子，明白了吗？”

念香一震，失声道：“您……您就是人称玉鼠的周人英周老前辈？！那个……还账是怎么回事……？”

周人英又点了点头，道：“老称号了，现在提起来也没意思，具体的事情让你那坏蛋媳妇给你说明吧。今日也罢，明日寅时，西郊枣木林见。你只要迟了半刻，我便再不会等你，明白了吗？”

他说完转身就走，经过习玉身边的时候狠狠瞪了她一眼：“你这死丫头！幸好他还是个人才，不然老子一定掉脸就走！”

习玉对他做了一个奇丑的鬼脸，周人英大怒，板着脸拂袖而去，走到了楼梯口才又道：“小子，你来习武，绝对不许把这坏丫头带着！不然我便不教了！”

念香一头雾水地把习玉抓过去，问：“你做了什么？我不过睡了几个时辰，怎么天翻地覆了？”

习玉笑吟吟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说到用三百两银子逼他收徒弟的时候，念香忍不住大笑出来，揉了揉她的脑袋，轻道：“亏你想的出来，你这丫头……知道他是什么人吗？这样欺负他。”

习玉奇道：“他叫玉鼠？是做什么的？很有名吗？以前没听你给我说过呀。”

念香叹道：“武林中有那么多高人，我哪里有什么本事——说给你听。何况这位师父的名声只怕不太好，他之所以被取了个玉鼠的绰号，是因为他是个专门潜入豪富家中偷窃珍贵宝物的大贼。他轻功已经是出神入化了，方才他要真想逃，客栈那些人哪里是

